



瑞士艺术家克里斯托弗·格雷格尔1996年的作品《大灾难2号》。他在布鲁塞尔一家废弃工厂建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，打造了面积为100多平方米的灾难地景模型。格雷格尔说，整个模型的构建耗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最后却在1秒内将它全毁，就像飓风、地震、海啸瞬间摧毁人类多年劳作所创造的一切，仿佛末日来临

## “末日”来临前

文\_壹周记者 卢晓欣 李雪清 摄影\_贺祺 壹周记者 王雅敏

12月21日，玛雅预言中的“末日”就要到了。这几天，中科院天文学家、美国宇航局（NASA）等各路专家纷纷忙辟谣：不会有行星撞击地球，不会连黑三天，天气变冷及日本地震均在正常范围内……总之，“12月22日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”而民间欢乐多，大家纷纷借此为题，做一些之前不敢做的事。

所以“玛雅人靠谱吗？靠谱我就……”这个句式现在很红，刷爆信用卡不还、辞工撒疯、约炮表白种种，都建立在这种“信任”上。玛雅人压力大。

最近，几个闺蜜形同陌路好几年的EX们纷纷冒出来求联系、求见面，搞得她们心小鹿又惴惴不安，凑在一起感叹：“难道因为末日快到了？”微博“我的前任是极品”也适时发布同类话题，引发评论高潮。“末日之爱”，听起来就高级。

人事部门也来热闹。继成都某网络公司提出放“末日假”后，宁波江北某文化创意公司也贴出公告：12月20日放假，并发放600元“末日遣散费”。

“如果22日大家依然安好，请给总经理打个平安电话，24日（周一）回来复职。”网友纷纷转发扩散，希望能“不经意”让自己的Boss看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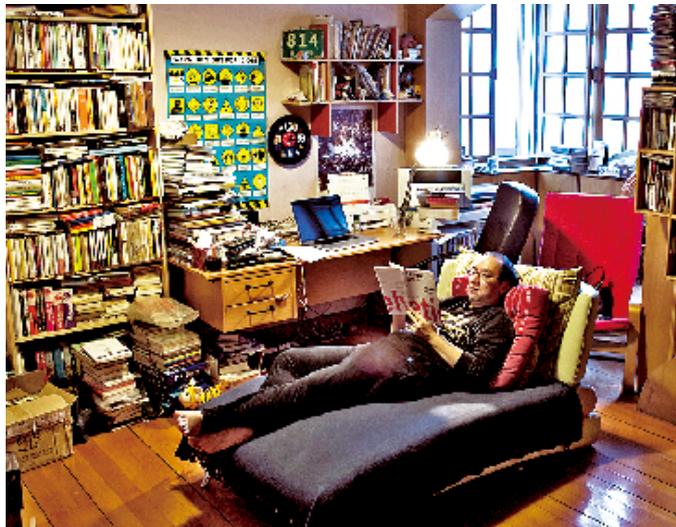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约末日狂欢、末日酒吧、末日同学会的……原本苦哈哈的日子，倒被搞成了另一个节日。

灾难艺术家克里斯托弗·格雷格尔对壹周记者总结人们的心态。“灾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我们总觉得自己是置身事外的。当我们看报纸、看电视的时候，会觉得这绝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。我们一直都在当观众。而当末日来临，我们发现自己也能成为演员，人人都将成为演员，摆脱过去被动的、被消费的角色——即便我们同时也是受害者。”

而对那些吃货来说，只要末日美美地吃饱了，随这个世界怎么折腾吧！

## “有准备”

年初的他们，想象自己拿到了珍贵船票，准备了林林总总的家什，预备迁徙去过新生活。（见2012.1.7新闻版《2012，来吧》）今年，面对一步步“逼近”的末日，除了带上去年的行李，他们又有什么新打算？



> BTR的末日幻想是自己在方舟上看书



> BTR的“登船”装备

## BTR 专栏作家

假如末日来临，你会在哪儿？干什么？

“我大概会在床上，一边看直播，一边吃外卖的海底捞（都这时候了还有外卖），一边刷微博。因为我是淡定的变态星人！”

年初那期的“登船 List”中，BTR 以随身携带的锡纸、盐、白胡椒、芥末、红酒、开瓶器等“吃饭家伙”来搭配旅程中的烤鱼、刺身而令人印象深刻。看过《Life of Pi》后，不得不佩服，漂流海上，这些还真有用！今年再度敲开他家的门，BTR 依旧一副淡定悠闲的宅男派头，正叠腿躺在“床做成的方舟”上看书。这回，他索性借着末日之名，宣告自己的真实身份是“变态星球人”。

所以末日前一天，他决定破天荒中午就起床——“末日将至还睡到下午的话岂不是要招天妒？”洗漱一番，收拾好包裹后，BTR 准备试试看连线外星总部。结果呢？四金和房贴统统没有！难道连末日也不接我回去？不过会不会是我那星球的电话系统升级了？”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BTR 就要动用那台自制的“马桶时光穿梭机”了。他煞有其事介绍穿梭原理：“很简单：只要拉出和过去某日一样的大便，你就能回到那个过去，当然，回到出生之前是不可能的！道理很简单：那时候你还没大便！”总之是要试试各种



➤ 1. 2005年的作品《归零地（纽约），2001年9月16日》，用拼图绘制成纽约世贸双子塔废墟  
 2. 2003年的《洛克比空难1988》  
 3. 2002年的作品《最后的新闻》，视频由德雷格尔和雷诺兹合作，主播在主持“24小时灾难和幸存新闻频道”的节目

## 一个艺术家的末日观

文\_壹周记者 李雪清 摄影\_壹周记者 赵羽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卡尔维诺说：“世界先于人类而存在，而且会在人类之后继续存在，人类只是世界所拥有的一次机会，用来组织关于其自身的信息。”

他在《月亮的女儿们》中描写过“世界末日”：衰老的月亮开始陨落，像破败的屋顶压在头顶，地面的人们情绪失常。“总能见到在摩天大厦的房檐上行走的梦游者向着月亮伸出双臂，或者有变狼妄想的人在时报广场上怒吼，还有纵火狂在码头的仓库里放火。”受到月亮召唤的女孩们则以“狄安娜”之名奔向它，她们全身赤裸，披头散发，和月亮一起越过布鲁克林桥跌入海里，最后又随新生的月亮升上天空。

文学家和艺术家都爱幻想末日。近日，在“世界末日”研讨会上，瑞士艺术家克里斯托弗·德雷格尔用艺术探索末日的含义。

灾难和毁灭，一直是克里斯托弗·德雷格尔创作的主题。他去过地震后的神户、海啸侵袭过的印尼，探访过洛克比空难事故地。他用相片、绘画、视频和雕塑等多种形式表现灾难。

德雷格尔自己“最接近世界末日”的体验发生在“9·11”。那天他在纽约，像往常一样起得挺晚，给在瑞士的朋友打了个电话。朋友让他往窗外看，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室里他目睹了世贸双子塔的倒塌。以前，是他寻访灾难的发生地，这次，是恐怖自己找上门。从那时起，灾难对他来说不再只是被消耗的东西。

问：是什么让灾难、毁灭、暴力特别吸引你去创作？

答：创造和毁灭是一对悖论。做艺术你就是去创造，创造是积极、乐观的，是从零开始做新东西，毁灭则是负面的。在创造的过程中毁灭，这个悖论一直吸引我。

问：你自己探访了很多灾难的发生地，有没有什么人，什么故事最令你难忘？

答：我去了近100个地方，每次都深受感动。在印尼，我们采访了一个在海啸中失去妻子和5个孩子的父亲。他怎么能失去了这么多后活下去？他给我们念了一首诗，念的时候他哭了，尽管6年过去了，他也再婚有了孩子。

问：他失去了一切，是靠什么熬过来的？

答：也许是一种使命感。他是一个村子的村长，必须为他人负责。他是海啸后第一批建立避难所帮助他人的人，他还帮国际援助机构协调。他的生活很忙碌，没时间去想他失去的东西。但在给我们念诗的时候，他还是哭了。

“‘9·11’的后续影响中，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媒体和公众的反应。”德雷格尔说。他看到的是公众高涨的爱国情绪和四处高扬的美国国旗。这在他看来“挺蠢”。2002年，他和雷诺德·雷诺兹合作制作了10分钟视频《最后的新闻》（The Last News），炮制了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新闻直播。一个自称“盖伊·史密斯”的男子是MSNBC“24小时灾难和幸存频道”的主播，一开始只是大本钟被炸飞，然后恐怖分子毁了克莱斯勒大楼，外星人蒸发了白宫，巴黎遭遇核弹袭击，专家则上盖伊的节目给观众提供建议和指导。

但随着事态升级，讨论让位给屠杀和毁灭的片段，这些片段中还包括飞机撞向世贸大楼。男主播起先关心复仇，最后关心是否还有人看自己的节目。视频的最后2分钟，主播被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央求观众打热线电话，但没人响应。于是他开始恐慌：难道自己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？

问：在你的诸多作品中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个？

答：应该是很早的作品《大灾难1号》（Catastrophe No 1）和《大灾难2号》（Catastrophe No 2）。我花了近3年时间打造这两个作品。我建了大型灾难地景的模型，占地约100平方米。整个过程耗时很长，我做得十分仔细，然后在1秒，不，1毫秒之内，它就被全毁了。这是一对悖论，很讽刺，它代表了耗费多年精力、很多心血和金钱的东西被摧毁，就像被飓风、地震、龙卷风这些摧毁一样。这么做也很像孩子，很天真，所以它们是我喜欢的作品。

问：你期待自己的作品给观者带去什么？

答：我的作品中可能公众接触最多的是视频，比如《最后的新闻》。人们会喜欢，因为它是一种喜剧，尽管是黑色幽默。就像卓别林知道，接近观众的最好方法是幽默和讽刺。他即使在非常严峻的时期，也会用讽刺来做出可以让人们发笑的东西，比如讽刺希特勒。我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人们在笑，因为很滑稽，我希望用幽默，有时是“政治不正确”的幽默，这就是严肃的事情与观众沟通的最好方式。

问：观众对你作品的反馈中，有什么令你难忘？

答：我记得有人在画廊里留言，描述了他眼中的世界末日。那次展出的作品讨论的是电视将是最后一个留下来的东西，什么都没了，电视还在，你看电视有多不好。他写道，有人说末日之后只有蟑螂会活下来，现在他们还得把电视加进去。我特别喜欢那段留言。

问：这令我想起看过的一部纪录片，两位科学家猜测未来的地球将被蟑螂中特别智能的那个种类统治，然后它们会像我们挖掘恐龙化石一样，挖掘我们的遗迹。

答：是的，它们会看到成堆的中国制造的美国电视节目的盗版DVD。显然我也参与其中，我在中国买了不少盗版DVD。



➤ 2008年的作品《蘑菇云（广岛）》

德雷格尔自己不仅买盗版，也不介意别人盗他的版。他在墨西哥城的地铁里发现有人出售自己视频的盗版DVD，1美元一张。买的人不知道那是花了很多钱做出来的艺术，他们以为自己买的只是部关于末日的电影。“我自己创作时也会剪辑好莱坞电影里的片段，我的视频在网上能看到，我也希望别人从我的作品里获得灵感。”德雷格尔说。

他1999年创作的视频《撞击》（Crash），全部由从新闻、业余视频和好莱坞电影里剪辑下来的飞机坠毁、撞击事件的片段组成。好莱坞一直对末日题材十分着迷。在德雷格尔看来，玛雅人不足信。“他们的确创造了伟大的文明，但他们一直互相残杀，最后从地球上消失了。他们连自己的灭亡都没法预测，又如何预测得准世界末日？”反倒是好莱坞比玛雅人更真实地展示末日的景象。

问：好莱坞为什么那么喜欢灾难题材？

答：我觉得这也和经济萧条有关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好莱坞会出灾难大片。1970年代出了《大地震》，1998年出了《彗星撞地球》。它们没有真正的故事线，没有真正的主角，没有上下文。但我们想知道末日将会怎么来临，我一直对娱乐成为教育大众的工具这一想法很感兴趣。

问：灾难令人恐惧，人们却为什么为所谓的“世界末日”如此激动？

答：我认为，灾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我们总觉得自己是置身事外的。当我们看报纸、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这绝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。当我遇到“9·11”，我很震惊，可我也只是离灾难十分近。我们一直都在当观众，而当末日来临，我们发现自己也能成为演员，人人都将成为演员。我们一生中总是被动的、消费的，可我们难道不想挑起更大的任务成为演员，即便我们同时也是受害者。



➤ 克里斯托弗·德雷格尔在“世界末日”论坛上